

1016

旅程記

野草叢書二集之二

以羣著

魏傳如贈



林集美書店印行

野草叢書二輯之二

旅 程 記

以 羣 著

桂林集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

81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二野草叢書
輯之二

旅程記

著者	編輯者	出版者	印刷者
以	秦	集美書	國光印刷廠
似	羣	店	

每冊定價

版初月二十年一十三國民

「旅程記」目次

第一部

懷魯迅先生	一〇一
渡瀋河	一〇八
山村一夜	一八
記松井英男君	三〇
附：「第二補充兵」(松井英男自記)	三七
淒慘的呼聲	四二
歌聲	五四
第二部	八〇
深入生活	五七
新現實和新主題	六一
關於世界觀和藝術創作	六六

關於小說中的人物描寫

七〇

關於民族形式問題

七四

第八附記 向林冰先生的責訊

七八

新文藝之路

八〇

新文藝底成果

八四

要「通俗」也要「深刻」

八七

大眾並不懼怕新形式

八九

擴大和深化魯迅研究的工作

九〇

山甘一草

一八

高爾基與文學青年

九三

恩格斯與文學

一〇三

第一編

「滅亡」目次

憶魯迅先生

「魯迅」這一個名字，在十幾年前已經在腦子裏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是那只是因為讀過他幾篇作品。而第一次和寫那些作品的「人」發生一點關係的，可還祇是五年前的事情。那正是「一二八」底炮火爆發的第二天，早晨，北四川路上已經斷絕了交通，「友邦」底鐵甲車，坦克車的隊伍，正不斷地在倉惶的難民當中衝撞。我挾着幾件衣服，逃出了那煩瑣的氛圍之後，就跑到四馬路一家報館裏去，想在那裏打聽幾位朋友底消息。一進門，就碰到F，他正揮拳頓腳地在打電話，看他那樣子是非常焦急的，我立刻問他：「什麼事？」

「魯迅還在北四川路底，到現在沒見出來，也沒有消息……」

我聽了這消息，也像預感到一種異常的災禍將要到來似地，心裏突然一沉。

他結結巴巴地講了這幾句，就拉着我給他打電話給「內山書店」。可是搖了半天，還是接不通線。——大概那時候，閘北虹口一帶的電話線也早給鎗炮炸彈毀掉了。

這一天，雖然不停脚地在各處奔跑，但是胸頭總好像卡着一塊石頭似地，覺得怪不舒服，不時下意識地想着：魯迅先生也許竟逃不出來了！也許永遠見不到魯迅先生了！不過自己一覺得有了這樣的

想頭，就立刻又用另一種想法給它掩蓋住了——「不會的，不會有這樣的事的！」

直到第二天，再碰到魯迅，才知道魯迅先生已經平安地離開險境了。在他自己，連虛驚也沒有感覺到，二十七日的下半夜，他還冷靜地倚在窗口，觀察隔壁日本陸戰隊的警師典禮哩。

聽到這消息，自己不覺失笑起來了——昨天爲什麼無根無據地，就想得那樣遠，那樣壞呢！

這年（一九三二年）初夏的一天，不知爲着什麼事情，跑到北四川路去。這時候，北四川路上雖然還到處殘留着「一二八」的痕跡，但是來往的行人却已經並不寥落，電車的三等車廂裏擠得滿滿的，幾乎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車停在老靶子路的時候，夾在一羣人當中，擠上一個矮矮的老頭子來。褪色的灰布長衫裹着瘦小的身子，蓬鬆的短頭髮裏夾帶着不少的白絲，頸很削，顴骨顯得有點高聳，一橫濃密的黑鬚遮住暗紅的上唇。他擠進了三等車廂，就屹然地站立在人堆當中，雖然矮小，却顯得倔強；明銳的眼光時時掃射在同車的人們底身上，時時又定定地瞪視着遠方。

這平凡而又異樣的形姿，總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而且很熟悉；但是，究竟是誰呢？一下子可想不起來。望望那矮小的身影，又翻翻自己腦裏的熟人底名字，還是想不出來。直到我下了電車，走進「內山書店雜誌部」，才猛然想起：「這是魯迅先生！」（是曾經見過他底像片的）可是，魯迅先生，爲什麼連電車都乘三等呢？

再回頭看看，那車却已經去遠了。

這年的秋天，因為一位朋友的介紹，會見了魯迅先生。

他坐在那低低的圓椅上，一面吸着捲煙，一面不停地講着和他發生關涉的一些文人的故事。

說到常常被人罵的事，他說：

「被罵，我是不怕的；只要罵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總以罵得無道理的居多。譬如現在

常常有人罵我是『諷刺家』，其實我說的並不是什麼『諷刺』，倒都是老老實實的眞話。

「平常應酬場中，問到別人的姓名籍貫，總是『貴姓』，『大名』，『府上哪里』；你說了姓

名，別人不管有沒有聽見過，總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樣冷僻的鄉村角落，人家總是

『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認為老實話，其實這明明是『諷刺』。

「真的『諷刺』，不算『諷刺』，於是老實話反變成『諷刺』了！」

他毫無倦意地滔滔地說着，每一段話都像一篇經過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說來，却又都是毫不費思

索的。

說話的時候，他底強力的眼光不住地掃射在聽者底臉上，似乎要看到你底心底一樣。我想，如果是懷着卑鄙的意念的「心虛」的人，在他面前，是會連站都站不住的。

他說着，一面解開頭先提來的那個包袱，拿出一本有日本式的黃色硬紙套的，薄而結實的書，書背上印着三個紅字——「引玉集」。我接着書，打開翻了一翻，就想走了。他又連忙把書拿回去，仔細地套好，整整齊齊地包起來，套上橡皮圈，這才重複交給我。

這一次以後，我就因為一些別的事，離開了上海。在這兩三年中，再沒有見到過他一次。這次偶然回到上海，又因為他正在病中，所以也一直沒有去找他。心裏總覺得見到他的機會還多着，並沒有着急的必要。不想兩年前的見面，竟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幾年來，先後送我的五六本書，因為近兩三年生活的變動，都已經散失無存，直到現在，祇有那最後的一本「引玉集」還存在着；我應該怎樣愛惜這一本書呵！

十九日，聽到他的死訊，我是不能相信的。兩三年前，他還是那樣年青，現在怎麼會死呢？這是不可能的！當天深夜，跑到「萬國殯儀館」，看着他底古銅色的棉袍包裹着的瘦小的身體，看着他底濃黑的口鬚，看着他底微聳的顴骨，看着他底瞋着的眼睛……一切都和從前沒有多少兩樣，怎麼說他死了呢？生命力這樣強烈的人也會死，這是我所不能相信的！

然而，千萬人底哀悼，千萬人底憑弔，千萬人底口傳筆述，……這一切，却使我不能不相信：他底死是真實的事實！

魯迅先生一生精力都消耗在爲民族，爲大眾的解放鬥爭中。他永遠站在鬥爭的最前線，警醒青年們，領導青年們，向那最後的勝利底目標猛進。他揭破了一切敵人底烟幕，剝落了一切敵人底面具，動搖了一切敵人底堡壘，突破重重的陰謀，險詐，艱難，困阻，爲着我們開闢了一條寬廣的大路，使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即將到來的光明世界底底貌。

魯迅先生不會有過一絲的倦怠，不會有過一天的休息，他戰鬥着，戰鬥着，堅決英勇地戰鬥着，直到停止了最後的一口呼吸！

魯迅先生是死了！然而我們却還活着。魯迅先生底精神，魯迅先生底意志，不容許我們哀傷，不容許我們喪志，我們只有在魯迅先生指示給我們的大路上更堅決，更勇敢地前進，才對得起爲民族爲大眾戰鬥到死的魯迅先生！

一九三六，一〇，二五夜。

渡 漳 河

離開那盤踞在陡立的山頂上的紅梯閣，太陽已經攀上對面的山頭，露出溫暖的光耀的笑臉，好奇地凝視着從這山頭向下移動的雜色的隊伍——戰士，小鬼，牲口，挑子，以及敵國底同志……我們也牽着馬，來在這裏面。

傍晚秋底澄清的天，像一望無際的平靜的碧海，強烈的白光在空中跳動着，宛如海面泛起的微波，山脚下片片的高粱時時搖曳着豐滿的穗頭，好似波動的紅水；而衰黃了的葉片却給樹叢映上了凋蔽的顏色。

像長滿瘰癧的窄狹的石道，陡峭地向河灘裏蜿蜒下去，牲口艱難地一步一步向下移，好像老人蹣跚。乘騎的人都下了馬，讓牲口自在的走着。給我照顧牲口的是一個老年的馬伕，從他那打皺的面皮和僵硬的身體上看來，是早過了留在部隊裏的年齡的，然而他還是勤奮地工作着。他差不多像攙扶一樣地牽着那黑馬，小心地招呼着牠，一步步地走着。——一個老人與獸，隱隱了一匹驕人與面具，一個小鬼悄悄地將自己底背包解下來，捆在那馬底背上。可是立刻就皺老馬快發怒了。驢磨着平「你看，你看，你們總是讓空兒就偷懶！」他似乎發怒地咕嚕着：「自己底東西都不背，加在牲

口身上。反正牠不會說話，我可懂得牠底意思呀！——牠是說不出的苦！」

他撐起下垂的打疊的眼皮，恨恨地盯了走在前面的那小鬼一眼——那是一個十三四歲的文弱的孩子，皮帶將腰束得細細的，而那過大的單服底下擺，就像荷葉似地張了開來——他立刻又順下眼，喃喃地說：「看你也小得不像樣，餓了麼。」——

說着，就像帶點無可奈何的氣憤似地，粗率地將那背包取了下來，負在自己底肩上一——他似乎愛馬甚於愛自己。五……………「那邊要越過此關」就來。

「馬伕同志，你底馬比你還老嗎？」那個小鬼回轉身來，俏皮地問他。

他揪了他一眼，裝清不高興的神氣，然而從他臉上的皺紋裏可以看出他心裏是在笑著的。

「此我還老耳」他說：「那麼你也比我還老嗎？」張你不看看這是什麼路呀？掌走壞了，可沒有辦法！牠不會說話意心裏同此你還聰明！——

他一面走着，一面心愛地撫摩着那馬底鬃毛。

「那末，我自己來背罷，不要將你底掌走壞了，可更沒有辦法！」那小鬼張開嘴嬉笑着，跑過來拿他底背包。志志，心裏覺得洵然，點點頭，說道：「快開動！」

「喂，我底掌！我是姓口嗎？」他粗聲地呵斥，可是並沒有打算放下那背包：「我看你小得可憐，給你背一程。下坡再說罷！」他攬自己頸子，指點一條歇腳處，轉頭引着蕭素武臨巒渡壑。

最後這一句幾乎像一個慈父對自己底孩子說話一般地溫柔，將那呵斥的語氣洗刷得乾淨。

於是，那小鬼又蹦蹦跳跳着，像隻麻雀似地走到前面去了。

「馬伕同志，你懂得你底馬，牠可聽你底話呢！」我問他。

「嚇，怎無不聽？」他像申辯一種冤屈似地大聲說：「你騎上去不打牠不跑；我騎上去要快就快，要慢就慢，用不着動一動鞭子。」

他說着，得意地拍拍那黑馬的頭，馬像撒嬌似地擺擺腦袋，搖搖耳朵，好像真懂得他底話語。

「你看，你看，牠多麼會討人歡喜呀！」他對着那黑馬高聲地笑了起來。

踏下一級尺許高的石梯，馬避着畏在路左邊的一片山瘡底荆棘，不留心踢着一塊石頭，向右打了個小前栽。

「立，立，立……」他像受驚似地喊了起來。

馬機警地靠向左邊，輕輕地擦着山瘡底葉和刺，走了過去。

「刺一下不要緊，栽下溝去可沒有命呀！」

他望着那像牆壁似地倒掛着的一片石崖，自言自語地說着。看見馬聽從地靠向了路左，他又輕鬆地呼了一口氣，順手採了一顆熟透了的橙色的山瘡，丟在口裏隨便地嚼着。

「『立，立，立』是什麼意思？」我問他。

「那是『靠左』的意思。」他說。

「牲口真的懂嗎？」

「怎麼不懂？咱們當老百姓的時候，全是那樣喊——『立，立，立』；『嗒，嗒，嗒』。在隊伍裏喊起來就不大合式啦。可是，這小傢伙呀，不喊他也懂。帶他走過一同的道兒，牠比你還記得清楚，用不着你開口！」

「從前也趕過牲口嗎？」我問。

「當老百姓，受苦（註），還有不趕牲口的？我就是去年派差，趕牲口才趕到這隊伍裏來的。」

（註）受苦——北方人稱做莊稼人叫「受苦」。

「爲什麼不回去了呢？」

「回去？回去有什麼好處？這年成，當老百姓只有吃苦受氣，天天害怕日本人來！」他不勝感慨地搖著頭：「不如在隊伍裏當一份差使，不受氣，痛痛快快的，日本人來就打，誰也不害怕牠。咱們這隊伍，官兵都一律平等，誰也不能打罵誰。就像我當這末一個馬伕，誰能欺侮！開起大會來，總司令也和我們站在一塊兒。」

他滿足地笑着。

我們已經走完了最後一級山坡，前面底隊伍已拐過灣，看不見了。

「拐過去就是河灘，是平路了，你騎上吧。」他說，「你不見了。」

我沒有騎上。跟着走了一段，拐過灣就看見一片平坦的河床，斑斕的卵石掩蓋着砂土，陽光照在上面，閃起點點的光亮，好像深夜底星羣。（這真像星羣。）

自那隊伍在這裏休息了。大部分的人都在卵石上坐下，等下來。只有小鬼跑跑跳跳地鬧着玩。請頭大會來，跟那老媽快鬆了場，放正那個小鬼底荷包，坐在一塊石上，從容地從懷裏摸出旱煙管，裝上一撮煙，劃着一根火柴，就抽了起來。這事，當着百戰百勝，受苦受難，天天害怕日本人來！——對不起，這事我可還沒戒掉。」他沒有看着我，自清自語地說着：「也不是有什麼癮，有事的時候想不起，一空下來就忘不了牠，總得抽那末一筒。不抽就口苦，身體裏去平氣。抽一口，心裏就覺得真舒服。」

隊伍沿着河床繼續前進着，腳踏在卵石上，發出一片嘈雜的駭音，宛如坦克底軋轆。牲口艱難地顛蹶着，一步一步地前進。

這是一片乾涸的河床，多雨的季节，也許還會有一縷水流從那亂石中穿過，而現在，却連河砂都乾得泛白了。在底草中，展延着一條暗黃的曲線；在這條綫上，亂石深深地陷進了砂土，像經過人工修築一般地平坦——這是往來的行人們從沒有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路跡。

兩側是毗連不斷的重疊的石山，光禿禿地，不見一片高粱或是棒子底葉影，野草疏疏落落地點綴